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四十三回 三法司堅持異見

話說次日早朝，百官齊候駕臨。卻不一時金鐘一響，齊上朝賀。文進東華，武進西華，靜聽金鐘三下響，層層文武叩金階，天子登殿。馬俊跪在一邊，百官朝拜已畢，督察院麻青出班繳旨，奏道：「昨日晚上，臣領旨將駙馬拿下，已在午門，請旨定奪。」天子道：「卿且歸班。」麻青謝恩歸班。聖上傳旨召進，皇門官將駙馬解進午門，至殿前朝拜，俯伏道：「臣柳緒見駕。」天子道：「你且抬起頭來。」史通道：「臣不敢仰視君面。」天子道：「赦你無罪。」史通才敢抬頭，天子龍目一看，暗道：面貌不差，馬俊怎說是假的？事有蹊蹺。便向文武官員道：「恐朕眼花，卿可看是真是假？」班部中走出米中立、史德明奏道：「臣等看柳駙馬是真的，皇上何必見疑，反被罪犯所惑？」米中立又哭奏道：「臣的兒子米斌儀，夜被馬俊殺死。又大鬧開封府殺官，訓吏種種不法，罪大惡極，昨晚馬俊是受奸人賄賂，前來行刺，幸喜聖上洪福齊天，擒拿了罪犯，他無言回答，捏稱駙馬是假的，方好脫身，請聖上速斬馬俊，一則誅此兇惡之徒，以除後患。二則速正國法，即便完婚，休錯了良辰。請旨速速施行。」天子聽了米中立之奏，有八九分准意。

馬俊見天子不言，恐其准了米中立之本，便奏道：「這不是真駙馬，一定是假的，雖然面貌彷彿，真駙馬的耳朵大，這假的耳朵又小，求萬歲爺龍目觀看。」天子細看史通的耳朵是小，前日柳緒果然耳大。天子看畢問道：「你是何方棍徒，怎敢到此冒名駙馬？」史通道：「臣果是柳緒。馬俊昔日與臣有仇，故此假言害臣。」馬俊道：「柳駙馬自幼與民人相好，豈有不識面貌之理。」天子正在猜疑不決之間，只見吏部大堂傅老爺，又是國舅，奏道：「據馬俊說，駙馬是假的，據他自己說，是真的。聖上可著他前日所做詩文，今日細寫一篇，一字不差筆跡無二，就是真駙馬。將馬俊斬首示眾。若字跡不對，詩句差訛，筆書兩樣，這定是假的無疑。聖上可即發刑部審問，究出真情，問其真駙馬生死何存？然後再究羽黨，伏乞聖上施行。」

天子准奏，龍心大悅，說道：「卿奏之言有理。」便叫內臣拿了龍鳳金箋，文房四寶，擺在史通面前階簷之上，題目仍是前題，只嚇得史通目瞪口呆，半晌無言，又不敢再奏。不說馬俊在屋上起疑，再言那劉棟奉米相之命，恐怕史通不臘回禮，寫了一張校注，寫了半日，寫了三個字，以後再也寫不出來了，約有三五個時辰，內臣又催促甚急，天子問道：「文章可曾寫完？」內臣奏道：「才寫了三個字。」天子大怒道：「前日柳緒見朕時節，看了題目不上半個時辰，已完成了，今日為何連默寫也寫不出來？」史通奏道：「臣今日著了驚，一時間忘記了，聖上限臣三日，臣心定方好寫。」天子道：「把他寫的字拿來與朕看。」內臣捧上放在桌案之上，天子見他寫得七歪八倒，大怒道：「好大膽的賊子，焉敢欺君？當得何罪？」又將柳緒文字，同今日的三個字，命諸臣比看，那些文武官員，大家同看一會，奏道：「前日柳駙馬寫的字，是銀鈎鐵畫，今日寫的並無一筆看得，其中著實可疑，請聖上龍目觀看察之。」

天子道：「看不是。」天子大怒，責人將馬俊同假駙馬一同拿下，追究真駙馬下落，督察院麻青、刑部大堂史德明、大理寺胡清澄三公同領旨，出了午門，百官朝散。天子進宮，與太后娘娘言明，方知是個假駙馬。太后等無不動氣，娘娘又奏道：「請聖上究他羽黨，並查明真駙馬下落要緊。」卻說米中立，向三法司說道：「這馬俊是老夫的兒子仇人，這駙馬是真的，他反捏言生事，說是假的，可惡之至，年兄須要加刑審問馬俊才是。」只有史德明答應，胡麻二公不答。

且說麻老爺家人，前月受過馬俊恩情，見馬俊今日犯了欽案，俱來報他前恩，齊齊上前勸阻不許。那刑部衙役，好好送他進獄，又吩咐獄官好生照看，無不答應。且說史通亦送下監去了，那史德明即到米相爺處商量，米相搖手道：「此事連老夫都在內了，為今之計，著人在監照應史通，叫他且受過今日，再報仇。」米相即著人進監，於史通說明去了。

那德明回到家中，只見麻太爺著家人來請，說明老爺與小的主人，已到衙門等候多時，來請老爺同審駙馬之事，史德明就同來人回到衙中。麻太爺發牌下監，提那馬俊，三人坐堂審問口供，上面供著聖旨牌，叫衙役帶進馬俊，馬俊當堂跪下，史德明叫馬俊上來，審問道：「你既是罪犯大惡，殺官劫獄，聚眾謀反，你有滅族之罪。」麻公接口道：「這些罪俱是前罪，大人不必問他，只問他假駙馬情由。」史德明道：「這罪惡本部院此刻且不究你，但柳駙馬乃皇上欽賜御題，金殿上看見，你怎麼說是假的？」馬俊回道：「小的自幼與柳緒相交，豈不認得真假，真的乃方面大耳，乃花州第一才子。這假駙馬面貌雖同，只是耳朵又小，才學不好，一定是假的。而且聖上親自見過的。」史德明大怒道：「你這要死的狗頭，你將這些胡亂之言，前來蒙混。」史公喝令左右將馬俊夾起，衙役正欲動手，被麻公止住罵道：「不可夾他。馬俊是聖上有功之人，是夾不得的。」

先不問被告之人，倒先問出首之人。」就把馬俊帶下去，把假駙馬帶上來，跪在聖旨案前。麻公問道：「本部院問你，柳駙馬與你有何仇隙，怎麼你就害他？既然設此計，必有同謀羽黨之人，你可招出。你的名姓是誰？羽黨何人？如今柳緒在於何處？一一招來，本部院自然開活你的重罪，若是含糊抵賴，那時受了刑法，招了口供，莫想活命。」史通道：「小人是真柳緒駙馬，馬俊向日與我有仇，故而捏言害我，求大人上裁。」麻公道：「你既是真駙馬，怎麼前日做的文章都忘記了呢？況且筆跡兩樣大不相同，若寫出一篇，忘記了一半，也可恕你，全然一句也寫不出來，還說是真駙馬，若不嚴刑夾起，你焉肯招來。」叫左右快快將這賊子夾起，方肯招出。眾衙役往上一擁，把個史通推倒在地下，那刑部史德明對麻公說道：「此是內宮國戚，皇上的貴客，大人須要三思而行才是。」麻公道：「他就是內宮國戚，此刻要他的口供，也顧不得他了，這是本部院所為與大人無干。」史德明討了一個沒趣，也不便再多說，只得忍著心頭之苦。那些衙役，把個史通兩腿分開，不由分說，竟是個繩收足，史通昏死半個時辰方醒，咬定牙關一字不認。麻公又叫拿杠子來打，一連打了□數下，那史通本是嬌皮嫩肉，那裡受得這樣刑罰，便大喊道：「不必大人費心，如今小人招了。」史德明聽見一個「招」字，便道：「你是真駙馬，不可胡言亂招。」史通即知轉口道：「冤枉冤枉！」麻公見假駙馬正待便招出真情，又被史德明止住，便大怒道：「史大人莫非你認識這人麼？若是這樣看，就是你與他同謀。」史德明道：「大人之言差矣，卑職焉有同謀之理？」麻公道：「他才要招，你為何止他不可，豈不是你與他同謀？」史德明道：「馬俊是大人相知，你因何為他。」麻公自想：我生平性格最高，那裡受得史德明這般奸詐巧言，就指著史德明道：「你這奸賊可惡，皇上欽差此案要審問明白，以便回奏，你怎麼便止住他不可亂招呢？其中看來大有情弊。明日早朝奏明聖上，看你這刑部大堂，可能長久做麼？」言畢氣得滿面通紅，忽然就吐出兩口血來，便倒在地下，不能再審。眾家人扶將起來，只得用轎抬回去了。

此話不言。

再說那太理寺胡公、刑部史德明，乃將史通、馬俊二人收監，打轎各回衙門。且說史德明就奔米相府商議，對米相爺說如此如此，受了麻青天辱，史通挨不住大刑，求恩相早做良謀要緊。米相爺道：「事關重大，方才邊報傳來，吳蘭得勝，不日班師，就要回朝。若柳滂回京，倘若認出真假，你我性命休矣。」那劉棟在旁笑道：「小人倒有一計，可保無事，相爺還要早登大寶，不知相爺可能依允？」米相爺道：「你足智多謀有何妙計？」劉棟不慌不忙，不知說出什麼計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